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十七

序

梅村先生詩集序

余老歸空門不復染指聲律而頗悟詩理以爲詩之道有不學而能者有學而不能者有可學而能者有可學而不可能者有學而愈能者有愈學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知其所以狀而詩可以幾而學也間嘗趣舉其說而聞者莫吾信頃讀梅村先生詩集喟然歎曰嗟乎此可以證明吾說矣夫所謂不學而能者三侯垓下滄浪山木如天鼓谷音稱心而

衝口者是也所謂學而不能者賦各六合句取切偶如鳥空鼠啣循聲而屈步者是也此非所以論梅村之詩梅村之詩其殆可學而不可能者乎夫詩有聲焉宮商可叶也有律焉聲病可案也有體焉正變可稽也有材焉良楛可攻也斯所謂可學而能者也若其調之鏗狀金春而石憂也氣之熊狀劔花而星芒也光之耿狀春浮花而霞侵月也情之盎狀草碧色而水綠波也戴容州有言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間以此論梅村之詩可能乎不可能乎文繁勢變事近景遙或移形于跬步或縮地

于千里泗水秋風則往歌而來哭寒燈擁髻則生死而
死生可能乎不可能乎所謂可學而不可能者信矣而
又非可以不學而能也以其識趣正定才力宏肆心地
虛明天地之物象陰符之生殺古今之文心名理陶冶
籠挫歸乎一氣而咸資以爲詩善畫馬者曰天閑萬廐
皆吾師也安有撐腸雷腹蟬吟蚓竅而謂之能詩者哉
哀黃金碧入其鑪鞴皆成神丹而他人則爲掇拾之長
物么絃孤韻經其杼軸皆爲活句而他人則爲偷句之
鈍賊參苓不能生歿人朱鉛不能飾醜女故曰有學而
愈能有愈學而愈不能讀梅

村詩者亦可以霍狀而悟矣竊嘗謂詩人才子皆生
自間氣天之所使以潤色斯世而近禩則多出詞林
狀自高青丘以降若李賓之楊用修者未易一二數
也豐水有芑生材不盡而產梅村于隆平之後以錦
繡爲肝腸以珠玉爲咳唾置諸西清東序之間俾其
鯨鏗春麗眉目一世輕材小生不自度量猥欲以煩
聲促節流漂嘈噴爭馳尺幅之上豈不諄哉余故略
舉學詩之說以引其論世之蹠踔短垣呼鷺相命者
聞余言固將交綬引去而余以老鬢才盡目瞠吻燥
自詭于僂書焚筆者庶亦可以有辭也

季滄葦詩序

甲午中秋余過蘭江滄葦明府訪余舟次譚余所輯
列朝詩集部居州次累累如貫珠人有小傳趣舉其
詞若數一二余卹朕心異之硯祥告我曰滄葦購得
此集繙閱再三手自採纈成大掌簿十帙雖書生攻
兔園冊專勤無如也視事少間發憤讀書丹鉛金矢
案牘交互午夜伊吾與銅籤聲相應其爲詩劇心鉢
腎茹古吐今必欲追配作者願就正于夫子而未敢
輕出也余問諸滄葦弗應從硯詳再索得之信滄葦
之雄于詩也今夫人之稱詩者眉目不同與會各異

設壇分壇互相甲乙遠則追隨秦雜近則跳浪越楚
縱極其精神才力橫度捷出不過滅沒于二百年來
名人魁士沉淵汎流之中亦成其爲今人之詩而已
矣三百篇以後騷雅具在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千古論詩之祖劉彥和蓋淡
知之故其論詩曰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先三
百篇變而爲騷騷變爲漢魏古詩根抵性情籠挫物
態高天深淵窮工極變而不能出于太史公之兩言
所謂兩言者好色也怨誹也士和媚女相說以至于
風月嬋娟花鳥繁會皆好色也春女哀秋士悲以至

于白駒刺作角弓怨張皆怨誹也好色者情之彙籛也怨誹者情之淵府也好色不比于淫怨誹不比于亂所謂發乎情止乎義理者也人之情真人交斯僞有真好色有真怨誹而天下始有真詩一字染神萬劫不朽鍾記室論十九首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大白歎吾衰不作子美矜得失寸心皆是物也今不讀古人之詩不知其言志永言真正血脉而求師于近代如覽人之學步如傖父之學語其不至于胥足啻舌者則亦鮮矣滄章之詩意匠淡發脉厚才情颯迅意思霞舉策驥足于脩途可以無所不騁而迂轡弭

物類本集卷十一
節退而欲自負于古人世之無真詩也久矣以滄葦
之才好學深思精求古人之血脉以追邈國風小雅
之指要詩道之中興也吾有望焉余觀滄葦就正之
雅意知其不以面諛責我也爲申言學古之說以有
合焉且以有進焉昔者蘇子瞻兄弟旣舉進士子瞻
官鳳翔寄子由于長安其詩曰遙知讀易西牕下車
馬敲門定不謗古人榮進之初讀書尚志其厚相期
待如此今之君子知此意者鮮矣余之期滄葦以有
成者如此不獨以其詩也

施愚山詩集序

西昌陳子伯璣來告我曰宛陵施愚山先生今之梅
聖俞也聖俞之詩得歐陽子之文而益顯今愚山不
敢自定其詩而有待夫夫子衡也敢助之以請夫子
其無辭余受而卒業誦詩而論其世蓋三歎焉昔者
隆平之世東風入律青雲干呂士大夫得斯世太和
元氣吹息而爲詩歐陽子稱聖俞之詩哆狀似春淒
狀似秋與樂同其苗裔者此當有宋之初盛運會使
狀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兵興以來海內之詩彌盛要
皆角聲多宮聲寡陰律多陽律寡噍殺恚怒之音多
順成擘緩之音寡繁聲多破君子有餘憂焉愚山之

詩異是鏘朕而金溫朕而玉誦拊搏升朱絃清汜求
其爲衰世之音不可得也歐陽子曰樂者天地人之
和氣相接者也地氣不上應曰雩天氣不下應曰霧
天地之氣不接而人之聲音從之愚山當此時能以
其詩迴幹元氣以方寸之管而代伶倫之吹律何其
雄也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說詩者謂雞鳴汚水
殷勤而規切者如扁鵲之療太子溱洧桑中咨嗟而
哀歎者如秦和之視平公病有淺深治有緩急詩人
之志在救世歸本于溫柔敦厚一也愚山視學齋魯
祠伏生旌孫明復石介享鐵司公七公噓枯吹燼廣

厲風敎敦伐木友生之義哭顧夢游之喪瓦燈敝帷
過時而悲溫柔敦厚之敎詩人之鍼藥救世愚山蓋
身有之詩有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平而神聽天
地神人之和氣所由接也其斯以同樂之苗裔而爲
詩人救世之詩也與陳子曰詩爲樂之苗裔衡聞之
矣審樂音以論世本詩敎以救世大哉斯言殆歐陽
子之所未及也請授簡書之以爲愚山詩序

宋子建遙和集序

宋子子建盡取六代三唐之詩句比字櫛繼聲屬和
名之曰遙和集而請余爲序夫和詩而次韵非古也

次韻而盡古人之詩尤非古也國初沿元季餘風高
棟張楷之流徧和鼓吹三體瀛奎諸集浩汗曼衍盈
箱克宇迄于今邯鄲之步已窮兔園之冊盡麟有識
者遇之咸睨而弗顧也子建亦何取而爲是哉竊謂
和古人之詩其難有三牢籠古今極命庶物沿流溯
源文從字順古人之學也無其學而捃拾摭割擗剝
剽略枝梧如窮子之博易如貧女之縫紵爲陋而已
矣區明風雅別裁僞體標舉典會萌茁時運古人之
識也無其識而彷彿逐響尋聲拍肩取道如水母之
備目如屈亟之循枝爲愚而已矣擺落悠悠望古遙

集晞髮咸池濯足東海古人之志也無其志而聒噪
夢囂歌哭狂易叫囂如豕腹之彭亨如蠅聲之喧沸
爲妄而已矣子建器資敏學殖厚其識其志又足以
發之窮年屏力掉鞅詞壇遂能含咀百家籠挫千古
馳騁上下而不蹈夫三者之病又何疑哉古之和詩
者莫善于江淹江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同于魄
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論詩而至于動魄悅魂精
矣微矣推而極之三百篇騷雅以迄唐後之詩皆古
人之魄也千秋已往窮塵未來片什染神單詞刺骨
揚之而色飛沉之而心死非魄也其魂也鍾嶸之稱

十九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正此物也如其不爾則
玄黃律呂金碧浮沉皆象物也皆歿生也雖其駢花
麗葉餘波綺麗亦將化爲陳羹塗飯而矧其譏諷者
乎子建所和之詩皆魄也有魂焉以尸之經營將迎
意匠怳忽所謂動魄悅魂者江氏能言之而子建能
知之後之和詩者其可爲標表已矣余于子建之詩
趣舉之未能詳也姑述其諛聞以質之且爲學詩者
告焉或曰昔者陳思王游魚山中夜聞天樂悽惋寫
而傳之梵音流于中土蓋自此始此遙和之精者也
宋子慕思王之才遂與同字昔子建之所和梵天之

樂也今子建之所和人世之音也今也不思王之儼
而比量于高張諸人何斤斤也余蹶狀而起也有是
哉并書之以爲序

宋玉叔安雅堂集序

萊陽宋先之與余爲縞紵交先之稱其家世勲有二
才子玉叔尤雄駿陵谷遷改宋氏長老取次彫謝玉
叔遂以文章氣誼羽儀當世辛丑夏余過武林俛仰
今昔懷狀有雍門之悲已得盡讀其詩文而玉叔屬
余爲其序余故不知其詩強仕已後受教于鄉先生
長者流聞臨川公安之緒言詩之源流利病知之不

爲不正家世與弇州游好深悉其晚年追悔爲之標表遺文而抉擿其指要非敢以臆見爲上下也今之結儔附黨羣而相噪者祖述弇州之初學掇拾其嘔噦之餘以相薦揚諺有之海母以蝦爲目二百年來俗學無目奉嚴羽卿高廷禮二家之瞽說以爲蝦目而今之後人又相將以俗學爲目由達人觀之可爲悲憫此其說在羣兒之雹論也羣兒不識珠見雨雹焉以爲珠也掬而藏之俄而無餘質矣有大長者富有寶珠羣兒相與噪曰此雹也非珠也雜狀抵而去之其黠者則又咻曰果珠也安知吾昔日之雹非長

者之珠長者心目了朕自信其爲珠羣兒論電爲珠
論珠爲電喧呶聒耳都盧一笑而已玉叔之詩長者
之寶珠也一以爲隋侯一以爲泉客其光可以照乘
而其餘可以彈鵲其爲珠不爲電不待有目者而後
知也朕而羣兒之電論日喧呶而未已羣兒固不能
指電以亂珠而抑將假長者之珠以蓋電也玉叔雖
自信其珠其若之何吳門葉襄聖野吾徒之知言者
也其序玉叔之詩曰天才儁朗逸思雕華風力旣道
丹彩彌潤陶寫性靈抒寄幽憤聲出宮商情兼雅頌
其詩人之雄乎聖野之頌玉叔可謂信而有徵矣玉

叔櫝長者之寶珠慨朕自信登壇立墀一掃羣見之
電論滄海橫流庶有豸乎朕此言自余發之彼以我
將易置將師空其壁壘也其羣噪將益甚而吾所稱
引葉生者窮老逢掖墓木已拱不若膏唇拭舌之流
可以助予也此亦靳乎玉叔之自信而已矣夫士固
未有不自信而能單出獨樹卓立于今古者也

王貽上詩集序

神廟庚戌之歲偕余舉南宮者關西文太清新城王
季木竟陵鍾伯敬皆雄駿君子掉鞅詞壇太清博而
與季木瞻而肆蹕厲風發大放厥詞太清贈季木曰

元美吾兼愛空同爾獨師蓋其宗法如此而伯敬以
幽閒隱秀之致標指詩歸竄易時人之耳目迄于今
輟材諷說簸弄研削莫不援引鍾譚與王李徐袁分
茅設蕝而關西新城之集孤行秦齊間江表之士莫
有過而問者三子之才力伯仲之間耳而身後之名
飛沈迥絕殆亦有幸有不幸焉千秋萬歲古人所以
深歎于寂寞也季木歿三十餘年從孫貽上復以詩
名鵲起閩人林古度詮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
學門風淵源有自新城之壇坫大振於聲銷灰燼之
餘而竟陵之光燄燿矣余蓋爲之撫卷太息知文苑

之乘除有劫運叅錯其間抑亦可以觀天咫也嗟夫
詩道淪胥浮僞並作其大端有二學古而贗者影掠
滄溟弇山之賸語尺寸比擬此屈步之蟲尋條失枝
者也師心而妄者懲創品彙詩歸之流弊眩運掉舉
此牛羊之眼但見方隅者也之二人者其持論區以
別矣不知古學之由來而勇於自是輕於侮昔則亦
同歸於狂易而已貽上之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
時之作惻愴于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談菘
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沿波討源平原之遺則也
截斷衆流杼山之微言也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艸堂

之金丹大藥也平心易氣耽思旁訊淡知古學之由
來而於前一人者之爲皆能淘汰其癥結祓除其嘈
噴思淡哉小雅之復作也微斯人其誰與歸胎上以
余爲孤竹之老馬過而問道於余余遂趣舉其質言
以爲敘往余嘗與太青季木論文東闕下勸其追遡
古學毋沿洄於今學而不知返太青喟狀謂季木曰
虞山之言是也顧我老不能用耳今二子墓木已拱
聲塵蔑如余八十昏忘值胎上代興之日向之鏃礪
知已用古學勸勉者今得子身親見之豈不有厚幸
哉書之以慶余之遭也

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

癸巳春余游武林得元亮清漳城上四章讀而歎曰
余與元亮別八年矣久不見元亮詩不謂筆力老蒼
感激悲壯一至于此今年相遇吳門乃盡見其賴古
堂諸刻情淡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涵雅故蕩滌塵
俗卓然以古人爲指歸而不墮入于昔人之兔徑與
近世之鼠穴信元亮之雄于詩也或曰子之推評元
亮也其旨要可得聞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爲詩者
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
結轡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于身世偏側時

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
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燄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爲昌
黎達而爲樂天麗而爲義山譎而爲長吉窮而爲昭
諫詭灰冪兀而爲盧仝劉又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
槎枒于肺腑擊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慚而其流
博也至于歷劫而不朽今之爲詩本之則無徒以詞
章聲病比量于尺幅之間如春花之爛發如秋水之
時至風怒霜殺索狀不見其所有而舉世咸以此相
夸相命豈不末哉元亮之爲人也孝于親忠于君篤
摯于朋友巍狀巨人長德也汲水城壞張林宗抱其

詩文與二子淪水中元亮兄弟行求其少子載以歸
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也故人門客在
重圍中相與登陴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
蘊義生風緣情仗境珪判而璋合金春而玉應此元
亮之所以爲詩也而豈徒哉元亮近在樵川痛詩道
榛蕪刻覆羽詩話以風示海內滄浪之論詩自謂如
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而未嘗揆極于有本
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獨歸盛唐則其所矜詡爲妙
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余懼世之學詩者奉滄浪爲
質的因序元亮詩而梗概及之若其論詩之誤俟他

日篝燈剪韭抵掌極論而茲固未能悉也

賴古堂文選序

己丑之春余釋南囚歸里盡發本朝藏書哀輯史乘
得數百帙選次古文得六十餘帙州次部居遺蒐闕
補忘食廢寢窮歲月而告成庚寅孟冬不戒于火爲
新宮三日之哭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息心栖禪
皈依內典世間文字眇狀如塵沙積劫矣越五年甲
午遇周子元亮于吳門出賴古堂文選屬余是正且
請爲其序序曰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
救者凡以百年以來學問之繆種浸淫于世運熏結

于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于此極也蓋經學之繆三一曰解經之繆以臆見考詩書以杜撰竄三傳鑿空替說則會稽季氏本爲之魁二曰亂經之繆石經托之賈逵詩傳擬諸子貢矯誣亂真則四明豐氏坊爲之魁三曰侮經之繆訶虞書爲俳偶摘雅頌爲重複非聖無法則餘姚孫氏鑛爲之魁史學之繆三一曰讀史之謬目學耳食踵溫陵卓吾之論而漫無折衷者是也二曰集史之繆攘遺捨藩昉毗陵荆川之集錄而茫無鈎貫者是也三曰作史之繆不立長編不起凡例不諳典要腐于南城

皇明

燕于南溇

踏駁于晉江

以至于盲瞽僭亂螻聲而蚋

鳴者皆是也說文長箋行而字學繆幾何原本行而曆學繆冬瓜瓠子之禪行而禪學繆凡此諸繆其病在膏肓湊理而癥結傳變咸著見于文章文章之壞也始于餽釘掇拾剽賊古昔極于驕偵昌披 倂規矩星移物換霜降水涸而賴古之選始出是選也邈古學搜繆種窮雅故于經史甄流別于文字剪削枝葉芟蕪稂莠恤恤乎其恐失也愀乎悠乎其有餘思也余讀之幡狀而喜退而有憂焉何憂乎憂夫學問之繆種誠難于祓除而文章升降之際未易以隻手

挽也日者雲間之才子起而嘘李王之燄西江爲古
學者昌言闕之闕之誠是也而或者揚榷其持論以
爲敢于評古人而易于許今人抹殺文選詆謫文賦
非敢乎某詩偏太白某文過昌黎非易乎有敢心焉
以評古此則知古人之淺也有易心焉以許今此亦
愛今人之薄也塗車芻靈象物也耳目鼻口象人也
有化工焉有神理焉非其象之謂也規模韓柳擬議
歐曾宗雒閩而祧鄭孔主武夷而賓鵝湖刻畫其衣
冠高厚其開闔龐狀標一先生之一言而未免爲象
物象人之似則亦向者繆種之傳變異候而同病者

也嗟乎目睫之論其則不遠口耳之間相去幾何余之憂亦元亮之憂亦西江諸君子之憂也徐巨源余通家稚弟詒書往復巨源不以爲不狀父子不遠二千里爲其母乞銘來商此事值余赴急徵而返日月逾邁存歿迢狀因元亮之請序發其狂言亦猶昔之思復于巨源于子者也重爲告諸君子余老矣付以斯文有元亮在繼自今相與肆力古學發皇蕩滌煥狀與唐宋同風余得慙執其緒言自附于老馬之識路其亦與有庸哉

申比部詩序

申長公維志者故少師文定公之冢孫也官南北部
執政張羅鉤黨毒螫善類傳示風旨巖狀不爲動遂
受譙鑄以去余聞而壯之歸而杜門却掃不關人事
各行益脩學殖益厚而聲律亦益工吳之士友相率
排定其詩凡四卷而請余爲序余初入史館謁文定
千里第稟承其訓辭所謂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者也晚而採詩于館閣萬曆中以文定爲首追思太
平風流宰相一觴一詠翰墨遊戲皆乘載國家之元
氣以出流風餘韻可以衣被百世而况其孫子乎比
部之詩鏘狀而珠圓渾狀而璧合玉瓚黃流爲當世

所貴重而其源之出于文定也余則能知而言之昔者歐陽永叔譜洛陽之花以謂花之極其美與夫瘳木臃腫之極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爲元氣之病則均予甚以爲不狀造化吉祥之氣與國家休明之運旁薄結轡而鍾美于人物必有奇絕殊尤者出於其間草木之華亦中氣之分也而可以爲病乎卷阿之九章言鳳凰之鳴也必曰于彼高岡言梧桐之生也必曰于彼朝陽說詩者謂高岡集止之地以喻國家陽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謂天地之正氣不宜限而自私者亦過也文定之事我神祖卷阿之鳳

凰也比部則其長離鸞鸞也來歌矢音再世而其詩益昌其爲艸木之華也亦大矣由是而益知永叔之非通論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世習平康正直之俗人被溫柔敦厚之教比部之詩多出于黍離之後雍頌爾雅噍殺不作梧桐之萋萃鳳凰之雛啗宛朕猶在尺幅之中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吾夫子之所以歎豐芑也論次比部之詩而推本于文定可以興可以觀矣蘇子有云使天下之人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媮薄或由於此斯余之志也矣

江田陳氏家集序

余近輯列朝詩集釐爲甲乙丙丁四部而爲之序曰
遺山中州集止于癸癸者歸也余輯列朝詩止于丁
丁者萬物皆丁壯成實大盛于丁也蓋余竊取刪詩
之義顧異于遺山者如此而閩中孝廉陳昌箕以江
田詩乘示余俾爲其序余觀陳氏家集江山公伯康
洪武間任江山令則甲集中人也贊善公完中書公
登侍講學士公全登朝永宣間則乙集中人也布政
公崇德教諭公良貴在成化中則丙集中人也太常
少卿聯芳兵侍郎省在嘉靖萬曆間則丁集中人也
陳氏一門歷三百年簪纓不絕蘭錡相望又能以詩

世其家金張舊業七葉漢貂視陳氏有媿色焉班固
有言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
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姓之所鬻工用高曾之
規矩當國家綦隆盛治流漢漂唐久道化成人文滋
茂燦然三代同風以陳氏一家徵之豈不信哉昌箕
之輯是集也其不獨以頌箕裘誇閎閱徘徊黍離麥
秀之秋而闡揚菁莪豐芑之盛其意尤可感而傳也
余採聞詩未獲斯集多所闕遺因昌箕之索序喜得
附名其後也不敢以老髦辭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自丁以上江山諸公當之矣又曰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自丁以下豈非昌箕之責乎萬物盛於丙
成於丁茂於戊丁於時爲夏夏大也於人爲四強仕
之年年幹也自江山諸公以逮昌箕於時爲夏昌箕
年方強仕於幹爲丁鴻朗莊嚴富有日新丁成而戊
茂將于是乎在詩曰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百世之仁也此又余所以竊取刪詩之義敬爲江
田之後人告焉

葉九來鋤經堂詩序

余老歸空門濶疎翰墨歸子玄恭過而詫曰鹿城婁
水才士蔚起以揆珠採玉爲能事葦蕭之人至矣能

終爲驪龍之睡乎余笑而不應近世余以賞花諸記
得呼子得下斷句詩禪誦之餘挑燈長吟癢癢狀如
不自禁久之乃已少時葉子九來以近刻詩見貽開
卷見得下敘讀之而歎斯所謂崑山之人以玉抵鵲
者耶哀恭之恭我宜也九來爲童子時背誦覆局賦
詩驚動長老長而學益殖才益老杼軸性情鈞貫風
雅爬梳于物情世變七言歌詩尤爲夔厲如健馬在
御蹀躞不能止要其天才激越鬱負秀氣抉剔剽賊
備販之病合于自狀呼葛二子之序庶幾似之皇甫
持正稱顧逋翁之詩謂吳中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

亭鶴唳與虎丘天竺佛寺鈎綿秀絕出其中上奇石
空中玲瓏漏穿文人才子飲食其輕清鮮榮之氣玉
膏金壺涌出筆端穿天心而出月脇誠有如持正之
所云斯世之割剝補緝剪紙花畫灰水者宜其日相
倍而不能以幾及也當勝國末楊廉夫以風流儒雅
主盟江左崑山之傑出者郭翼羲仲袁華子英呂誠
敬夫皆出其門而鐵厓之道益尊余昏忘失學九來
以禮先一飯俾敘其詩有淡愧焉狀鐵翁老不解事
酒後耳熱塗膏醉墨猶欲與諸子掉鞅決勝余今爲
啞羊僧憑軾以觀文戰風檣陣馬鯨呿鰲擲髣髴齋

鐘佛火間日晏而歌聊以送老其暇逸過廉夫遠矣
書以敘九來之詩竊以自幸玄恭又何以甚我也

金爾宗論翼堂詩草序

嘉定有懷文抱負溫恭大雅之君子曰金先生子魚
其子曰德開字爾宗以文行世其家爾宗沒十餘年
其子熊士剡其遺詩三卷而請余爲其序往予獲交
子魚爾宗以執友事余摠衣奉手不命之進不敢進
訢訢抑抑如也子魚沒爾宗請余誌其墓其事余益
恭今爾宗不幸早世其子起士宗懷節者遭逢國難
早夜呼憤竟以強歿其歌詩爲人傳寫位置于殿士

周黎之間蓋余之交於金氏者三世其髫童毀齒荷衣出拜者皆已化爲古人而余猶執筆而敘其詩可歎也嘉定爲吳下邑僻處東海其地多老師宿儒出於歸太僕之門傳習其緒論其士大夫相與課詩書敦名行父兄之訓誨師友之提命咸以諛聞寡學叛道背德爲可恥爾宗爲子魚之子胚胎前光得以服事其鄉之孝秀若唐叔遠婁子柔程孟陽者濡染其風尚而浸漬其議論蓋其學問不出于家庭唯諾几席杖函之間而話言誦習已超狀拔出于俗學矣其爲詩故未嘗矜辨博獵新詭求以自異於人顧其情

真其詞婉雍頌諷歎行安而節和遠不違唐人之聲
律而近不失鄉里各家和平澁穩之矩度譬諸王謝
子弟風流吐納望而知非俗子固不待揄長裙躡高
屐以奇服盛飾爲能事也嗟乎斯世之俊民才子含
靈挺生者皆天地之間氣也世之隆也天地精英之
氣韞結而爲崑山之玉合浦之珠精神渾圓輝藪澤
而見山川子魚之沒有爾宗焉非與迨其降也天地
精英之氣刻露而爲赤堇之銅都山之鐵光芒騰上
千星文而沸江水爾宗之後有懷節焉非與夫以嘉
定之多君子讀書修行涵養蘊蓄百有餘年風流弘

長餘分閏氣演迤旁薄猶滄發爲爾宗父子自古在
昔先民有作君子之澤焉可誣哉世之攬斯集者尚
有考于余言其有感于老成典刑如孔北海之見虎
賁者亦必爲之慨狀而流涕也

牧齋有學集卷十七終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七

牧齋有學集卷十八

序

卓去病全集序

嗚呼士之求用於世也必有所挾以自重而世之用士也亦必視其所挾者以重士于是乎士之所挾者有倍稱之息而無折閱之憂及其兩不相遇也士之有挾者往往困于資地不能自出其蘊蓄以干人主人主之求士者亦往往限于士之資地不能自出其耳目以相士而其相遇而不相當也以賈生之才遭逢聖世人主置之前席咨嗟歎息而不能不困于長

沙以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而不能
與車丞相桑夫人爭一言之遇合又况于吾友去病
連蹇場屋陸沉下僚終其身望高門省戶數十步間
邈狀如天漢者乎嗚呼去病其志潔其識堅其風骨
孤峭側出無所附麗以通經汲古爲其學以致君澤
民爲其志藐狀書生講求國家兵農禮樂要務萬曆
間河決澶淵賣田得百金爲老丁生治裝令巡行河
決口訪問利害著河渠書若干篇宗黨咸目笑之弗
顧推去病之意以爲他日遇主如宋之范仲淹人主
開天章閣給筆札令條上天下事如南宋之陳亮布

衣上殿天子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庶幾揚眉抵掌傾囊倒庋盡出生平所學衣被海內安能飾竿牘工盤甍與小夫壬人爭利便日睨間乎遇益左家益貧迂疎潦倒不能自振其位置日益高晚年謫李雲中督師陽羨盧公持節開府去病居屬末舒雁行列執手 上謁已悉謝諸大吏延致後堂衣襖踞上坐爲盧公陳說數日插卜制馭事宜畫灰借箸目直上指盧公樞衣拳手奉教唯謹間請問天下大計去病盱衡大言當今能指揮謀斷申撻伐而闢蹙國者虞山一人而已余猶坐閣訟頌繫請室盧公裁書布幣

承問起居其嚴重去病如此嗚呼國家緩急需士猶
疾病之需藥也去病之所諳曉者醫經經方其所儲
待扶元起死之藥也而世之所嗜膏粱芻豢也膏粱
芻豢可以養生而不可以療病今唯膏粱芻豢之是
甘而上醫之藥方屏棄而不一試病已殆矣乃號咷
博求與幸一中於是乎舊醫之乳藥下醫之毒劑漫
嘗雜進而病馴至于不可爲世之薄去病者親見楊
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聞我之論其不挪揄而大
笑者亦鮮矣一葉落而知秋一壺冰而知寒一士之
用舍有關於國家之大故非識微之君子其孰能知

之而信之矣乎讀去病之文者其尚以余言求之百年而後深思尚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知余之廢書歎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已者若其文之雄健深厚方駕作者去病固不自以爲能事而讀者亦不當以此多去病也去病之歿在崇禎甲申之十一月後九年歲在癸巳其子人臯始彙其全集鏤板行世而虞山友人錢某爲其序

耦耕堂詩序

崇禎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陽卒于新安之長翰山又十二年歲在甲午余所輯列朝詩集始出孟陽詩居

丁集中實爲眉目而余爲小傳以引其端頗能推言孟陽之所以爲詩與其論詩考古之指意於時風人詞客希風說響者咸相與歎歎歎恨當吾世不得一見孟陽又恨不得盡見孟陽之詩於是嘉定二金子治文涓師從其壻孫介繕寫松圓集以後詩文曰耦耕堂集者鏤板行世而屬序之敘曰耦耕在虞山西麓下余與孟陽讀書結隱之地也天啓初孟陽歸自澤潞偕余棲拂水澗泉活活循屋下春水怒生懸流噴激孟陽樂之爲亭以踞澗右顏之曰聞詠又爲長廊以西北山行吟坐臥皆與山接朝陽榭秋水閣

次第落成於是耦耕堂之名遂假孟陽以聞於四方
既而從形家言斥爲墓田作明發堂于西偏而徙耦
耕堂于丙舍以招孟陽廬居比屋晨夕晤言其游從
爲最密辛巳春約游黃山首塗差池歸舟值孟陽於
桐江篝燈夜談質明分手遂泫然爲長別矣此集則
自天啓迄崇禎拂水卜居松圓終老之作總而名之
曰耦耕者孟陽之志也余與孟陽相依于耦耕者前
後十有餘載孟陽歸新安余遂彳亍里居羽書旁午
師命促數歲時展省一再至山中視所謂耦耕堂者
已邈然如傳舍矣孟陽歿而國變厯餘生殘骸求死

不得土梗偶泊松楸僅存往者山堂欄戶筆牀茶竈
綠尊紅燭之樂驚魂噩夢瞥狀不能一至僅于孟陽
詩句彷彿見之耳喪亂廢業歸心空門世間文字都
不省憶惟孟陽清詞麗句尚巡畱藏識中南冠越吟
嘲諷詠因而迴思昔遊一話言一談笑顯顯狀猶在
耳目孟陽誦持首楞嚴經聞雞警悟于篇什中每有
省發由今觀之吾兩人之遊跡雪泥鴻爪已茫狀如
往劫事此經中前塵分別交蘆中空佛言如寤時人
說夢中事豈虛也哉後之君子讀孟陽之詩追尋吾
兩人遊跡一切皆前塵影事觀匿王之恒河攬演若

之朝鏡以孟陽之詩當伽陀祇夜而不徒以聲病格律相比量也則庶乎其可矣余旣衰且廢孟陽墓田有宿草不能往哭又不能料理其遺文而以累二金子余則有餘愧矣撰文懷人摩娑青簡藏山逝川聖人亦未免有情而况于余乎嗟乎此余所以敘耦耕堂之集援筆清淚輟簡而不能舍朕者也

李貫之先生存餘稿序

宋元以來學者窮經讀書確有師承幼而學壯而成老而傳端序經緯精詳次第具在宋學士之誌曾魯者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世降道衰教學偏背煩蕪

之章句熟爛之時文剽賊傭賃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熏習而先民辨志敬業之遺法不可以復考矣迨其歿也世益下學益駁諛聞曲見橫鶩側出聾瞽狂易人自爲師世所號爲魁士碩儒敢于嗤黜謨誥鑄彝經傳大書濃抹以典訓爲劇戲馴至于黃頭邪師彌天魔屬充塞抗行交相裊亂而斯世遂有陸沉板蕩之禍嗚呼學術之失也以其離聖而異軀捐古而近習方其濫觴也朱黃丹鉛鑽紙弄筆相與簸弄聰明貿易耳目而其極也經學蠹人心圯三才五常各失其所率獸食人于是焉始古者謂之非聖無法學

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誅不以聽豈過也哉有
明萬曆中江陰有儒者曰李君貫之者年壹行強學
好問之君子也其殖學以六經爲根抵以程朱爲繩
尺當斯世邪說橫議橫流淪亂之日仞其師說強立
不返沒身而已者也貫之沒二十有餘年其孫成之
刻其遺文請序于余嗚呼貫之之文具在論不越尺
幅辭不辨枝葉寧樸而無冶寧直而無游寧狹而無
夸其功則記覽講貫其文則布帛菽粟文中子言顏
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吾貫之其殆庶乎取
貫之之文儷諸世之剪刻鞏悅裁紅暈碧者我故知

其無與以逢衣淺帶之士守老師宿儒之學螢乾蠹
死頭童齒豁下上數百年獨抱夫神徂聖伏邪說誣
民之憂胥天下奔約在矢交流羣射確乎其不與易
也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相子之
命免園之冊隱朕與殘經絕學相爲終始非表微之
君子其有能知而思思而懼焉者乎貫之與余游明
燈張席憂心京京未嘗不廢書而歎余序貫之之集
不趣舉其文而極論教學之廢興詞煩而不殺者貫
之之志也貫之名如一藏書萬卷著禮記緝正若干
卷亂後咸燬兵火成之於劫灰焚蕩之餘收拾餘燼

鏤板家塾庶幾乃祖之緒言不墜于地可謂有志者也

蕭伯玉春浮園集序

余每與伯玉晤語移日分夜談諧間作顧不恒商確文字間或微言評泊相視目笑而已天啓初余在長安得伯玉愚山詩喜其煉句似放翁寫置扇頭程孟陽見之相向吟賞不去口伯玉每得詩文矜重藏弇丹黃點勘比于歐蘇諸集彼此落落固未嘗盱衡抵掌以文人相命狀而兩人聞之交相得也喪亂甫息伯玉遣石濤僧遺書勸以研心內典刊落綺語余方

箋註首楞嚴謝絕筆墨報書曰如兄約久矣書往而
伯玉已不及見朕吾兩人文字之交其終始如此也
今年夏五伯玉之猶子伯升蒐輯遺文屬余刪定且
爲其序余得而論次之伯玉之詩體氣清拔瘦勁冪
兀取法涪州向謂今體似放翁者餘波綺麗偶朕合
耳又尚簡奧標新領異取材于劉義慶酈道元離奇
輪囷孤行側出則陸魯望司空表聖之流也以審音
之法喻之廣場法曲五音紛會孤桐么絃迥絕烟杪
誠難與絲肉競奮娛心順耳若夫魚山空宵衡岳靜
夜烟蓋停氛燈帷靜耀峻壁之龍吟潛憂半峰之猿

梵遙呼人世之繁音促節夫安得而與焉以此評伯
王之詩文其庶矣乎朕余之知伯王者蓋不盡于此
西江儒者以道學爲教而伯玉則歸心佛學芟雜枝
葉卽姚江諸公改頭換面者亦不欲過而問焉諸所
悟解以了義爲宗以唯心爲鏡不以性掩相不以實
掩權不以圓融掩行布坊禪講之末流掃邪僞之惡
網澗心苦語低眉努目於敘楞伽評雪浪之文識法
者懼有餘憂焉而世之知伯王者或寡矣昔者法界
之鏡弘演于圭山者以裴公美助之發明也止觀之
宗大暘于荆溪者以梁敬之助之治定也末法晦蒙

正輪陵替斯世無圭山荆溪招揭日月雖有淵才雅
思若吾伯王者如車一輪如鳥一翼徒抱廓清式遏
之志而無以自展漫漫長夜其何時而旦乎嗟乎斯
集行世之知伯王者必多矣推伯王之志雖復飛文
拔藻燄燄天壤間亦將比諸須彌之螢火初不以斯
文爲有無也余故循而論之以證明吾兩人文字之
交其有終始者如此

徐存永尺木集序

崇禎己卯存永侍尊甫與公徵君訪余拂水存永方
綺歲才藻麗逸余以孝穆期之後十餘年存永偕陳

開仲自閩過存坐絳雲樓下摩杪沁雪石周視插架
古史舊文談興公與孟陽遊跡余爲詩曰高人有福
先歸地野老無謀但詛天酒罷悲吟歛歛別去是歲
絳雲樓災存永寓書相三日之哭又七年以尺木集
請序存永之詩富有日新至是而大就哭曹能始長
篇述陽秋詢琬琰富矣哉古良史也往存永談閩詩
淡推其友許有介頃游南京見有介詩每逢佳處爬
搔狂叫喜存永爲知言乃憶朕命筆爲其集序乳山
道士適來告曰存永所居偏塞戎馬宛委江雨桑架
礮車播遷困厄其詩當益工所就殆不止此嗟夫讀

有介之詩知閩之才士與存永爭能鬪捷者後出而愈奇聽乳山之言卽存永一人之詩所謂見新非故者屢遷而未見其止甚矣人才之難盡而斯人之文心靈氣未可以終窮也唐李牟吹笛天下第一所吹煙竹之笛笛中第一瓜州江上秋夜橫吹寥亮逸發爲牟生平吹笛第一俄而鄰舟有客請吹河山可裂鐵管可碎意其蛟龍也今存永有介之詩皆笛中第一也則未知孰爲李牟之吹耶孰爲鄰客之吹耶余之掩袖而聽者其爲煙竹爲蛟龍能一一而辨之耶聽蛟龍之笛者驚其入破呼吸盤擗以爲人

若夫雪山浴池之歌大樹緊那之絃管仙人狂醉須
彌踊沒其視蛟龍之聲不猶蠅聲之發于蚓竅耶由
是觀之存永之詩不能盡存永有介之詩不能盡
有介而八閩與天下之詩心師意匠新新不窮其不
當以方隅之見坐井天而窺隙日也亦若是則已矣
白門之士就余論詩遂有爽狀自失者遂書之爲尺
木集序三年笛裏關山無恙尚期與存永有介尊酒
細論開口而一笑也

唐祖命詩稿序

余同年友宣城唐君平有才子曰允甲字祖命自其

弱冠才名藉甚有詩數百篇亂後詩益工顧不肯盡出謹刻其十之三四而請余爲其序余老且廢業度無以厭祖命之意逡巡不欲爲而祖命請益力祖命梅聖俞之鄉人子弟也蓋嘗讀歐陽公敘聖俞之詩略舉祖命之生平而考其近似則有不勝慨狀者歐陽公謂聖俞少習于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者則祖命似之聖俞累舉進士困于州縣年五十猶從辟書祖命起家中翰遭讒放黜喪亂屏退長爲旅人而年亦已五十矣與聖俞資望不一而其寥落不偶未嘗不似歐陽公稱聖俞之詩長于本人情狀風物

英華雅正變態百出祖命富于庀材工于使物雲謫
波詭聞見疊出固未嘗規摹聖俞而所謂感人之至
與樂同其苗裔者未嘗不求其似之也其有不同者
聖俞生有宋百年全盛之時朝著寧謐四筵賓服其
仕宦連蹇志氣不獲伸者獨聖俞一身窮故其憂思
鬱積羈愁感歎之言可以矢詩遂歌發作馳騁而其
友若歐陽公謝景初者可以收藏類次盡得其文詞
若吾祖命者遘會陽九遭逢亂離以其矐目噴口蜚
吻裂鼻彈舌擊齒之苦攢聚偏塞盡託于詩詩雖工
固有所不能盡而又不得不盡也則姑以篋衍爲府

藏以扁鑄爲城塹出其十之三四爲墨子之木莛而
闕惜其所謂五六者爲魯府之大弓寶玉其所出之
三四固已足擺磨跳踔驚動海內其所闕藏之五六
雖其嗟兮似春凄兮似秋能與聖俞上下追逐而世
固無由而知之也嗚呼聖俞之詩歐陽公以爲窮而
後工不知夫祖命之詩之工至于不能自有其詩而
其窮始極斯尤可悲也已余游留都與祖命執手祖
命別余之溧水而遣平頭裹糧以候余文愍而與之
酒平頭告我曰主人孤裝垂橐每夜有光怪出書篋
中余曰嘻此文字之祥豐城之劔氣屬斗牛其躍而

出也不遠矣歸語爾主吾當重爲之序而蘸筆以俟之

梅杓司詩序

余採詩於宛陵得梅氏禹金季豹子馬之詩喜聖俞風流于今未墜因以想見諸君子賡歌矢詩皆在有宋聖明承平閒暇之日爲之撫卷三歎也而杓司來游吳復見其詩知梅氏一門之詩散華落藻總萃杓司而杓司生當亂離顛頓結轡鍾儀之南音莊舄之越吟詩餘飲罷時時于筆墨之間見之則其視昔之君子尤可感也杓司每過余論詩請余評隲則余得

而言之夫詩之爲道駢枝儷葉取材落實鋪陳揚厲
可以學而能也劇目鉢心推陳援新經營意匠可以
思而致也若夫靈心儁氣將迎恍惚稟乎天性出之
天賦其爲詩也不矜局而貴不華丹而麗不鈞棘而
遠不衫不履粗服亂頭運用吐納縱心調暢雖未嘗
與摛撫搢擢者炫博爭奇而學而能思而致者往往
自失焉杓司之詩蓋實有之昔者東晉之世王謝子
弟靡不揄長裙躋高屐胡牀麈尾高自標置至今遊
冶城者訪烏衣馬糞故事猶爲嚮往况金陵定鼎豐
水有芑宛陵之梅條葉被澤則梅氏之在今日亦猶

昔之王謝也且杓司盛年積學川渟嶽峙人之期許
與其所自許者非小桑海雖殊家風未艾余固知窮
冬沍寒當不與寓木蔓草俱盡也援採詩之例以杓
司一編附禹金諸賢之後謂爲家之瑤環國之琬琰
也豈不美哉時江左名輩屈指過江人物必以杓司
爲第一流無疑倘以余言爲職志乎

范長倩石公集序

昔在休明之世吾吳徐武公吳文定王文恪諸公以
館閣鉅公操文章之柄一時名賢輩出若劉昌謨楊
君謙劉廷美之流浮沉郎署迴翔藩臬宏覽博物含

英吐華殘編鬻簡映照湘素降及正嘉文徵仲以耆
年長德主盟詞苑王祿之陸子傳諸公揆華落藻前
輝後光國家當重熙累洽人文化成士大夫含章挺
生與天之卿雲地之器車榮光休氣參兩叶應豈偶
朕哉余通籍後猶及見吳叅知文仲范學憲長倩文
仲萬曆初已叅預詞人之列溫文爾雅詳視却步有
禮讓君子之風長倩蔭藉高華駘蕩流俗晚視學政
在滇雲萬里之鄉卒自放山水間以老二君品第不
同方諸前哲亦猶中郎之虎賁也文仲故有集行世
長倩已沒二十年其子撰次遺集而屬余爲之序長

倩少負淵敏不純師不屑如世間文人尋行數墨續
言琢句以求當於作者揮毫信腕文不加點游戲掉
舉放筆自笑亦未嘗膏唇拭舌自以爲能事也諸天
質多羅樹香滿五十由旬坐其下者染香而不能去
雪山池中甄陀女歌聲柔輭清淨五百仙人皆心逸
不自持詩文之妙固無事襞績鞞輓而能使人口耳
郵傳色飛神解以此評長倩之集則庶幾近之或曰
吳中別集弁山以降卷帙動以百計斯文豈足以盡
長倩乎嗟乎斯文固不足以盡長倩而長倩之風流
亦非斯文之所能盡也天平之山房樞蔽虧閣道遷

迤流丹韵碧吐烟巒而駐月駕者長倩之詩苑畫筍也梨園子弟舊舞新歌唱商女之後庭泣龜年之紅豆者長倩之間情麗曲也劈窠倒薤細字蠶書禁扁樹楣纏蛟龍而飛翬翟者長倩之文心筆陣也隴西之伉儷誦贈芳華天水之房幃討論金石玉臺彤管唱予而和汝者長倩之嚶鳴友聲也狀則長倩之文章餘于天地間者故已不勝其多矣而子猶存乎見少不亦遠乎

徐女廉遺集序

嘉定徐女廉先生名允祿長於予十七年同爲郡弟

子員郡守大校士廣場歛集女廉爲大司都講袞衣
方領拱手濶步諸生皆屬目却行女廉從衆中覓予
拱揖而言曰此虞山錢受之也今日乃得相見幸甚
諸生皆視歸于予肩踵駢躡女廉徐執予手引去旣
而定交于崑山之西寺用士相見禮曰吾生四十年
方得一友敢不重拜禪房止宿劇談申且屈指一時
名人勝流皆不可女廉意轍搖手曰假假間有許可
或時論所蹈藉掀狀顧視意豁如也女廉家食貧妻
子皆噉糠覈敝衣苴履泊狀自守自爲諸生不懷一
刺干謁意有所不與貴育不能奪也吳中名士親喪

相弔唁女廉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吾有所制之矣嘗就試之崑崑人有王母喪諸生雜狀弔送女廉弗往已而爲具召客女廉踞上座豪飲大嚼人曰昔者不弔今日飲如之何女廉曰弔則不弔飲則飲庸何傷丙午試瑣院表題失格姻家譚生謀刺閨通外廉爲終試地女廉正色曰鑽徑竇壞場屋得一舉子而喪吾徐女廉雖死不爲明日拂衣去矣其孤立行意皆此類也女廉動止駘蕩口語期艾談及古今節義及軍國大事攝衣整冠論辨蠡湧滇南王給諫仲舉在官寓白門班荆感慨作直臣論以贈仲舉

讀之輒爲流涕天啓辛酉余官詹端女廉貽書累數萬言謂已巳之役徐元玉得謀國大局而于廷益爲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勸請南遷定商家五遷之議勿謂宋頭巾所誤詞垣諸人咸吐舌弗能收余心不以爲不狀而未敢言也甲申三月戎政請臨遣撫軍津撫趨具舟海道倉皇錯迕大命以傾豈知夫憂危慮早號呼助余乃自二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女廉已矣歿而猶視其在此矣嗚呼女廉其束脩鏃礪端正潔白可以爲天子之大臣其忠言奇謀奮發建白可以參天下之大議若夫聳肩策足描牙拊頰文章

議論雄健側出雖其佩觿能解操刀必割或矯而過中或抗而違俗要亦可激揚末流驚動僻俗世有知女廉者摩娑簡牘想見其生平鬚眉肝胆離奇抑塞如聞談笑如接難駁謂女廉不歿可也女廉既終老不遇二子永京皆有才志困阨章句而長子已前歿矣門人潘潤暨猶子士亮能于沈灰餘燼螢乾蠹老之餘搜採遺集傳諸青簡其風義有大過人者余自惟以輟材後生託女廉末契酒酣已往執手促膝如魏武帝所記橋玄車過腹痛之語丁寧鄭重歷歷在耳今老且廢矣無以副亡友之緒言而猶以殘生餘

息握枯竹鑽故紙懂而序其遺文後之君子有因而知予者亦將爲之喟狀而歎息也

徐季重詩稿敘

吾於春秋之世得審樂者二人延陵季子之聽秦風也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師曠之占楚師也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何謂夏聲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是也何謂死聲怨怒哀思怙懣噍殺之音是也是二聲者生于人心命乎律呂而著見于國運之存亡廢興兵家之勝敗采葛伯越巴歛興漢水調急而

隋亡入破繁而唐蹙自古及今未有易此者也余老
耄多忌諱惡聞人間所稱引越臺吳井谷應月泉之
詩白楊荒楚嗚號啁噍若幽獨君之孤吟若甘棠之
冥唱蒙頭而避之唯恐遺音之過吾耳也新秋病足
適袁子重其來自鹿城得徐子季重詩伏枕聽之忽
狀而睡渙狀而興其悲涼則玉衣石馬也其忻喜則
櫻桃杖杜也其激昂蹈厲則笛裏關山兵前草木也
徐而按其音節其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
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有夏聲無死聲當山崩鐘應
之秋而啓陽至灰飛之律此何祥也耶或曰弘正之

間李賓之論詩以宮聲爲主徐子盛世公卿之餘子也舍逢掖而爲遺民豐水有芑士服舊德其詩應宮聲也不亦宜乎記稱師曠審音先燠其目居今之世人盡師也夫子其將以伏枕而聽當子野之燠目歟季札觀樂歸吳閱百歲而化去今子老矣始有事于採風以徐子爲青蘋之末奚爲不可徐子之友歸子以其言告余余曰善哉吾未之前聞也吾方有幽憂之疾未能用絲竹陶寫聊假徐子之詩以資吾之挾瑟鼓缶而已矣

陳昌箕日記詩敘

聞中陳孝廉昌箕公車北上三過吳門皆遣信相聞
贈答而不獲一面今年落第歸復修故事以所爲日
記詩屬余評定序而傳之嗟乎國家當重熙累洽關
門開窗之際士之躋褐趨時若昌箕輩者如駿馬之
嘶風如雄劍之出水飛騰踴躍唯恐後時余雖廢退
田野每一聞問輒爲首塗勸駕動色相告如垂白老
媪見三五盛年笄而求字必將握手拊背諄諄慰勉
如欲身之爲傳姆也今昌箕之試而罷罷而歸也如
隨陽之雁如繞樹之鳥形影孤單驚飛浪泊蹙蹙狀
如非其所有事者而余以餘生頽景尸居假息亦不

復知海內故人鵬搏鷁退近作何狀讀昌箕來書與
其日記之詩追思公車往還故事如東城父老談開
元天寶盛事不知其已歷塵沙積劫也昌箕掉鞅詞
壇日新富有散華落藻足以沾丐作者其詩之美盛
亦何待乎余言而余苦愛其都下感懷四首纏綿惻
愴有風有雅有元裕之謝臯羽之遺音焉夜央燈炮
長吟闇誦如見眉宇如聞歎噫朕則余所未見者昌
箕之面而已謂余爲未識昌箕則豈可哉余衰晚歸
心內典不復讀世間文字止閱楞嚴第十叅求如雞
後鳴顧瞻東方之義而昌箕之詩適至豈亦雞鳴風

兩詩人思君子之徵兆耶序詩而姑與爲讒昌箕歸
以示存永開仲共一笑也

陳古公詩集序

佛言此世界初風金水火四輪次第安立故曰四輪
持世四輪之上爲空輪而空輪則無所依道書載內
洞天福地其中便闕疏牕玲瓏鈎貫一重一掩如人
肺腑以此證知空輪建立灼狀不誣也人身爲小情
器界地水火風與風金四輪相應含而爲識竅而爲
心落卸影現而爲語言文字偈頌歌詞與此方之詩
則語言之精者也今之爲詩者矜聲律較時代知見

封錮學術柴塞片言隻句側出于元和永明之間以爲失機落節引繩而批之是可與言詩乎此世界山河大地皆唯識所變之相分而吾人之爲詩也山川草木水陸空行情器依止塵沙法界皆含攝流變于此中唯識所現之見分蓋莫親切于此今不知空有之妙而執其知見學殖封錮柴塞者以爲詩則亦末之乎其爲詩矣吾嘗謂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詩皆可以爲偈頌而寒山子之詩則非李太白不能作也佛于鹿苑轉四諦後第三時用維摩彈斤第四時用般若真空淘汰清淨狀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

沃之今不知彈斤不知淘汰取成糜之水乳以當醍
醐此所謂下劣詩魔入其心腑者也嗚呼將使誰正
之哉陳子古公自評其詩曰意窮諸所無句空諸所
有聞者河漢其言余獨取而證明之以爲今之稱詩
可與談彈斤淘汰之旨必古公也古公之詩梯空躡
玄霞思天想無塩梅芍藥之味而有空青金碧之氣
世之人莫能名也昔人稱西土讚頌之詩凝寒靜夜
朗月長宵煙蓋停氛帷燈靜輝能使聞者情抱暢悅
怖淚交零古公之詩庶幾近之李鄴侯居衡山聞殘
師中宵梵唱先悽惋而後喜說知其爲謫墮之人吾

今而後乃知古公矣夫

胡致果詩序

孟子曰詩亡朕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于詩發之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臯羽之慟西臺

玉泉之悲竹園水雲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窮冬洹
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于
此時亦莫盛于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
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煙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
存其事猶在殘篇齧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
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余自刼灰之後不
復作詩見他人詩不忍竟讀金陵遇胡子致果讀其
近詩穆乎其思也悄乎其詞也愀乎憂乎使人爲之
欷歔煩醒屏營徬徨如聽雍門之琴聆莊舄之吟而
按蔡女之拍也致果自定其詩歸其指于微之一字

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
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變至于赫赫宗
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
也抑之而微非微也著與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
之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充其志發皇乎忠
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
在學問而其根抵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
微微乎微乎斯可與言詩也已矣胡子汲古力學深
衷博聞其爲詩翦刻陶洗刊落凡近過此以往深造
而自得之使後世論詩史者謂有唐天寶而後復見

昭陵北征之篇不亦休乎余雖老而耄矣尚能磨厲以俟之

李輔臣甲申詩序

元人張子長敘胡師古之詩曰古之爲詩能卓然自奮繼三百篇之後者其致未嘗不厚而其辭未嘗不盛厚則所感者淺盛則所被者遠古昔聖賢之詩其旨本此而清越幼眇之奇抑揚蹈厲之節則又詩之與衛鼓吹以和懌先後其義者也惟厚與盛詩之宗旨也古人之詩意匠相合緣情綺靡如雷雨之滿盈如膏液之脉發雖清吟幽唱其味彌厚雖單詞片詠

其氣彌盛今之人氣不足志詞不足言縱極其鋪排揚厲綢繆組織而祇成其薄與衰而已矣黼臣之詩吾向爲序之以甓湖之珠寶應之玉爲比擬近見其甲申詩益有進焉以書生少年當天崩地拆之時自以受國恩抱物恥不勝枕戈躍馬之思其志氣固已憤盈噴薄不可遏抑矣發而爲詩其厚且盛如子長之云宜也珠之產于甓社也寶之降于帝廷也其氣洋洋朕其光熊熊朕近則輝山川遠則鎮宇宙有不厚且盛焉者乎黼臣之治詩未艾也歸而求之甓社之珠與寶應之玉有餘師矣夫

湖外野吟序

余初敘素臣詩策名騁脩坂花攢錦簇天桃流鶯如也已再敘素臣詩慟龍湖瞻烏屋風緊雲輕秋重寒螿如也越十有餘年見之于八寶素臣之齒日長學殖行修歸狀爲勞人良士江淮之間詩壇矗立莫不捧盤執觶推爲祭酒素臣樞衣欽衽脩狀自下出其所著湖外野吟是正于余謹謹狀如有失也素臣之言曰詩之爲道感盪天地陶冶性情牢籠庶物窮極神達童而習之婆和成韻白首吟哦而片言隻韻不得其形似誠難之也吾非專愛今人也縱吾之睢

盱眙梁不能較今人之轍跡其敢訾訾今人以自疼
乎吾非不欲薄古人也竭吾之刻畫挾撻不能窺古
人之毫毛其敢評迫古人以自樹乎萌于驕甲于易
翳于昧殺于欺四者得一卽有下劣詩魔入其心腑
牛鬼蛇神飛精說恣吾敢乎哉童而學之髮種種矣
而後今乃知其難也其將何從而可余曰人有覽鏡
而迷其頭狂走而求之者又有臨鏡而憎其面詢鏡
而碎之者之二人者更相命也亦更相笑也嘗試與
子清明在躬晨朝引鏡如臨止水如見古人旋觀二
子之爲有不盡狀失笑者乎今之稱詩者司盟立墀

更相角觝而子獨清明在躬厚自引匿斯亦晨引鏡之時也已三折股知爲良醫子能知詩之難則其得于詩也不淺矣吾將更爲子排年序之以觀子成

牧齋有學集卷十八終